

WULANCHABUXI JUZHUAJI

乌 兰 布 龙 戏 剧
兰 布 龙 戏 剧
布 龙 戏 剧
龙 戏 剧



3

WEIHUAGUAHGB STANSHICHU 1982-1984

编 者 索 语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两个文明的同时，我盟双剧创作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剧作者们，沿着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坚持“二为”方向，为开拓文艺新局面，创作出一批优秀剧目，如《光棍娶妻》、《分粮》、《常来喜三部曲》、《秀姑劝夫》、《如此儿媳》等，不但丰富和繁荣了乌兰察布盟的戏剧舞台，而且还分别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有的还被选入二人台保留剧目。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剧作者，满怀着革命激情，又创作出一批新的剧目，其中有老作者李晓昂同志批判重男轻女的二人台小戏《弃儿记》；又化同志的《考婿》；也有歌颂民族团结的小戏曲《洁白情曲》；有反映老同志高风亮节，张石同同志的《绝干》；也有反映农村大好形势的《喜字铺》；刘遇厚同志又创作了体裁新颖的小品《鸡毛蒜皮》；剧作新秀刘学亮和赤城、金戈也以他们的《金凤归乡》和《春花商店》和读者、观众见面。

按“双百”方针，活跃我盟的戏剧舞台，题材多样化，有新编古装戏《枝叶关情》，也有话剧《心律》，现在我们把它一起敬献给全盟的专业和业余剧团。

由于时间仓促和我们的水平所限，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乃至错误，欢迎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利再战。为开拓我盟戏剧创作新局面，共同努力，携手向前！

目 录

弃 儿 记(二人台).....	李晞昂	(1)
立意新颖的一出小戏		
——评李晞昂同志的新作《弃儿记》.....	仲 凡	(21)
浩特情曲(戏曲).....	李莫杨	(26)
春花客店(戏曲).....	赤城 金戈	(47)
喜字 镊(戏曲).....	刘凤梧	(66)
晚 节(戏曲).....	张 石	(84)
考 婚(二人台).....	又 化	(104)
鸡毛蒜皮(戏剧小品).....	刘遇厚	(121)
金凤归乡(戏曲).....	刘学亮	(132)
枝叶关情(新编古装戏).....	樊志勇 李玉龙	(150)
心 律(话剧).....	乾 一	(167)
弃 儿 记(曲).....	高步成	(185)
浩特情曲(曲).....	王恒荣	(191)
喜字 镊(曲).....	邢尚礼	(193)

弃 儿 记

李晞昂

时 间：现代，中秋节。

地 点：乌盟某山村。

人 物：村 秀。

路 生。

大 娘。

景物：小康农家。一门通向内室，门帘上画一醒目大胖小子。设备可简可繁，通过窗户可见深秋佳色。

〔幕启：在唢呐、锣鼓吹打，欢快的音乐声中，大幕徐徐拉开，村秀正在赶缝一件婴儿上衣，心情焦虑地放下手中营生，出门张望。

村 秀（向远处招呼）哎，喜旺！

〔幕内应：“嫂子，有啥事？”

村 秀 你进城看见我们那口子没有？

〔幕内应：“路生哥跟业余剧团唱《打樱桃》去啦！”

村 秀 去你的，不说正经话！嘿嘿……（又向另一边招呼）二女子！

〔幕内应声！“哎。”

村 秀 看见你路生哥没有？

〔幕内应声：“寻五保大娘去啦！”

村秀 二女子，来嫂子家过八月十五哇。

〔幕内应声：“噢。”〕

村秀 (腹内有点疼痛)呀！路生你该回来啦哇？今儿个要生孩子啦。

(唱)想丈夫、盼丈夫，
一见丈夫倒添忧；
他想男孩梦中求，
生下女孩我发愁。

唉，不生娃，想生娃，生下娃，耽心娃，我们哪个“儿子迷”呀！自从我身怀有孕，他呀，整天乐得脸上笑盈盈，心里甜生生，说话呵呵笑，笑得嘴难抿。对我呀，就别提哪个好，张口不叫动，闭口动不能，双手手捧，一眼眼盯。爱的呀，担水、打炭、做饭、扫地、倒尿盆，从头伺候到脚后跟儿。保儿保胎如保命么，真不知道怎样侍候我秀村。

(唱)这几天要生产心神不定，
昨夜晚梦个梦令人高兴。
我梦见生一男实在好看，
小脸蛋象苹果红格润润；
小头发如墨染黑格靛靛，
小眼睛铃豆豆毛格茸茸。
小嘴嘴格抿抿要把奶用，
我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
亲一亲拍一拍比蜜还甜心，
我丈夫笑眯眯接过去抱在怀中。
谁想到男孩儿竟然变成女娃，
他骂我生下个女片子还有脸见人！
路生他眼一瞪将我怨恨，

一狠心把女儿扔在灶坑。

梦醒后留下了一块心病，

是个男还是女实难猜定。

唉！（又缝起小衣服，望天时）眼看日头过午啦，他还不回来！（放下针线，少思）莫非进城又喝醉啦？好不让人耽心！（坐、继续穿针引线）

〔幕内：路生念戏韵：“呀呔！闲人闪开——

路 生 （拎一篮子瓜果月饼等，兴高彩烈，用手中酒瓶子作催马状，带着醉意，摇晃着上）马来也！仑 仑 大八 仑才
仑 嘟……八大 仑

（唱）本官姓路名生生，

“儿子迷”是人送。

奉妻之命去进城，

八月十五买月饼。

路生今日好高兴，

放开嗓子唱几声。

这几年政策好暖民心，

五谷杂粮满囤囤。

缺粮户也将凤凰飞鸽乘，

黑夜里看电视白天听收音，

新盖瓦房满村村，年年能把余款存。

吃吃喝喝不用问，肥肉里头把菜寻，

顿顿茶饭还有烧酒抿。

（念）

人说天堂谁见过？

如今要比天堂强！

十全九美缺一样，

炕头上少个胖小子！

人有好时气，不用打早起，村头遇见个胡会计，算盘一拨啦，他算我媳妇，袖格筒里头点灯——要生个小（火）伙子！（笑）哈哈哈……

（走小圆场，抬头看）哎呀！说说笑笑，我到家了（欲高喊，捂嘴又止）慢，不要惊吓着我家媳妇。（慢慢推开家门，走进、一见村秀前仰后倒地笑起来）哈哈……

村秀（忙接过路生手中的东西，嗔怪地）看你喝的醉醺醺的样子，不怕让人们笑话。

路生（戏韵）八月十五所用瓜果月饼，全然备齐，请我家夫人过目！（作揖打躬）

村秀（笑怪）少没正经！

路生不说不笑，误过青春年少！

村秀少瓜皮溜嘴哇！我问你，五保大娘来咱家过十五，你可请到？

路生请到、请到，夫人有命，那敢胡混，我在先行，她老人家后面跟。

村秀我去做饭。（拿围裙欲下）

路生夫人、且慢。（抢过围裙慎重地搀村秀坐下）夫人我来，我来，累坏了身子，那还了得！只要你能生个小子，我说过，这家里家外的营生，铁路警察——这一段我包啦，嘿嘿……。哎、村秀——

村秀干啥？

路生（哄村秀）你出门来。

村秀（迈左脚走出门）出来干啥？

路生（拍手称快）好、好、好！

村秀（莫名其妙）你真得喝醉啦？

路生（自信地）男左女右，再看眼肚。哈哈……、准、准、准！

村秀 嘿、准准准？
路生 (戏腔)夫人，附耳上来。(与村秀悄声耳语)是小子！
村秀 少阴阳怪气，出洋相！
路生 耳听眼看，万无一失！夫人你不信？夫人哪！
(唱)夫人你莫以为我发了神经，
出洋相为得是高兴高兴。
养儿子防年老栽树乘荫，
人生儿儿养孙如草留根。
老人说：有儿不算穷，无儿穷断根。
村秀 (插话)全村人，那几年有儿的人家，为啥不富？
路生 哪哪哪……
(接唱)那还是父子兵打仗一心。
村秀 共产党闹革命，都是父子兵打胜的？
路生 (强词夺理地)反正在村里，有儿不受人欺侮。
村秀 呀哝呀！生儿子，就是为了打架？
路生 反正不吃亏。
村秀 打人要犯法，不信你试试看，政府管你。
路生 (打酒嗝)反正，你要不给生个儿子，我……(无理地)我就和你离婚！
村秀 (生气地)你！你说了算数？
路生 男男男，男子汉，大丈夫，说了就算！
村秀 (拉路)要离婚，现在就走！
路生 (醉笑示弱)嘻嘻、要笑一句，你倒当真啦！
村秀 (严肃地追问)要生个闺女你说咋呀？
路生 嘻嘻，你尽说那些不吉利的话做甚？
村秀 (唱)
一块地花开放有雌有雄，

一家人有男有女从古到今。

一颗树难成林道理相同，

一孤男没有女难成家庭。

路 生 (接唱)

我唱的《全家福》喜庆满门，

你念的《赵氏孤儿》斩草除根。

村 秀 (接唱)

说什么赵氏孤儿斩草除根，

明明是逼我儿不能出生。

(白)罢罢罢! (取独生证)

撕坏这独生证我去打胎，

男男女女女男永远不生。

路 生 (急忙上前拦挡)看看看，女人世家，大年上的鞭炮一点就着，哎，小脸薄皮的不识要笑!

村 秀 要想要孩子不难，国有国法，乡有乡约，咱们家得有家规。

路 生 (旁白)鬼? 就鬼吧，当男人的，难道连个女人也鬼不过? 哼(对村秀)鬼吧。

村 秀 不是捣鬼，是订一条规矩。

路 生 本丈夫，晓得了，请便。

村 生 下男?

路 生 咱们养男。

村 生 生下女?

路 生 生下女……

村 生 (赶问)生下女咋得?

路 生 那个……

村 生 哪个，你说呀?

路 生 哪个，就那个吧。

村秀 究竟哪个，你说呀？
路生 哪个，就再拿一个吧。
村秀 再拿一个，啥意思？
路生 搞转！
村秀 啊？！你重男轻女，枉为新社会社员。
路生 我说搞转，是怕你难产。
村秀 少打岔，搞不搞由你、生不生由我。（欲走）
路生 哎呀！我的老婆奶奶、我认啦！
村秀 你说了不算。
路生 难道这养孩子，再寻个保人？我还没唱过这个《今古奇观》。
〔村秀又欲走。
路生 （急拉）这……（少思、旁白）这还得找个保人哩？
（扶村秀坐下）
大娘 （神采奕奕、兴冲冲地上）
（念）说大娘、大娘到，
五保老人真逍遥。
虽说无儿女，
儿女到处找。
（进门见状）哟哟，一个嘴撅的象擦油勺，一个旁边求
啥饶？小俩口闹啥饥荒哩，大八月十五，这是咋啦？
村秀 大娘，您来啦！
路生 〔二人热情地、把大娘让坐到正中。
大娘 有委屈，好好和大娘说，路生。
路生 大娘。
大娘 你个灰小子，又喝酒来？咋气我们村秀啦？
路生 （摸摸后脑勺不自在地）喝啦。大娘我说——

村秀 大娘、我说——

路生 我说！

村秀 我说！

〔二人相互抢拉着大娘。

路生 听我先说！

村秀 听我先说！

大娘 哟哟，你们是请大娘来过十五，还是要分大娘这把老骨头？村秀，先说。

村秀 哼！（唱）

二人同意定独生，
身怀有孕起矛盾。
生下男子他高兴，
生下女子起祸心！

路生 （唱）

有人算我将儿生，
得儿如同脚踩云。
几盅水酒助助兴，
醉话几句她当真。

村秀 哼！

大娘 （唱）

生儿育女是天生，
生男养女咋由人。
灰小子你少闹不搁人，
再不敢把村秀来欺凌。

村秀，看大娘脸上，饶他这一遭吧，啊？

村秀 大娘，您来的正好，帮我去公社医院。（欲走）

路生 （堵村秀）嘻嘻，村秀，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大娘已经把我骂了，你就饶我这一遭吧。

村秀 (故意吓人)起来,你不让我去医院,(用椅子欲挤肚)我就挤在他肚子里!

路生 (酒醒)哎呀!我的儿子!(哭)大娘,快,不能让村秀这么做呀!

[大娘上前拦住。]

路生 村秀,你说咋办,咱们就咋办。千万不能坑人,请你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唱)

愿打愿骂全由你,
千万不能惨害命。
您老并非活阎君,
苦分父子何忍心?

村秀 (旁白)我是假意,他当真,狠狠治治这个看不起闺女的人。我问你儿子在哪里?

路生 在在……在你肚子里哇!

村秀 你敢保生下是个小子?要是个闺女呢?

路生 (旁白)贼人跳过墙,暂躲一时忙。嘻嘻,村秀,我亲闺女行啦哇?

[村秀见路生那份可怜相在一旁偷笑。]

路生 大娘,您给侄儿我作个保吧。

大娘 路生,你说话是真的?

路生 大娘,莫非叫我对天发誓?(欲跪,被大娘拦阻)

大娘 大娘保啦!村秀相信不?

[村秀在一旁默默点头答应。]

路生 谢过大娘。

大娘 不要谢,好了传名……

村秀 (肚疼)哎呀!

大娘 看样,八成是孩子要出生!路生。

路 生 哟！
大 娘 快，给大娘去取接生包。
路 生 （高兴地）好来！（跑下）
〔大娘搀扶村秀进里屋。
〔路生挟一接生包上，送进里屋。
〔喜鹊高叫：“喳喳喳……”
路 生 （复上，从桌子上拿起小衣裳，欣喜若狂地）喜鹊，也
来报喜啦！哈哈哈……
（念）喜鹊上门叫喳喳，
添人进口喜报家。
娃娃落地、该给老婆做点啥吃喝？（少想）这这……有
啦。
（唱）
 抓只草鸡清炖上，
 二米稀粥熬米汤。
 红皮皮鸡蛋锅里放，
 核桃仁仁拌红糖。
（手忙脚乱、做起活来）
〔伴唱：
 “儿子迷”实荒唐，
 头脑一热转了相。
 草鸡连毛全煮上，
 错把碱面当盐放。
 小米倒在冷水缸，
 火烧干锅叭叭响。
路 生 （端一碗汤，自己用口一尝呲牙裂嘴）哎呀，错把碱面
当盐放，呸，好苦！我说“儿子迷”呀，“儿子
迷”，《空城计》唱成《苦肉计》，这打白挨啦！

(猛然想起)还得摸一摸。(从身上掏出一副扑克牌算起卦)是儿子!没错,是儿子!

[从屋里传出婴儿落地的哭声。

路生 啊!娃娃生下啦!哭得多清脆,象铜钟,人小声高,准是胖小子!(向里屋奔去)

[大娘从里屋出来,差一点撞上,将路生堵在门外。

路生 大娘我媳妇,生下个啥?

大娘 (故意)生下一个儿子!

路生 大娘,是真得?(抱大娘转一圈)

大娘 灰小子,看把你高兴的。

路生 大娘,您再说一遍,快呀!

大娘 真的,生下一个儿的对象——胖闺女!

路生 嘿嘿,我不信,您老甭要笑人啦。

大娘 你不信,进去看看。

[路生,进去,出来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

路生 完啦!(蹲在一旁)

大娘 快,给你媳妇熬点稀粥,化点糖水,煮几个鸡蛋啊!

路生 完啦,全完啦!

大娘 路生,大娘说,你听见没有?

路生 听见啦,大娘。

大娘 听见为啥慢吞吞,还磨蹭甚?

路生 您不知道,我刚才一高兴,糊里糊涂,把鸡连毛全煮上,小米倒在水缸里,碱面当盐放,一个闺女生得全冰凉,这不全完啦!大娘。

大娘 这简直乱了套啦。你去烧水,大娘去取糖!

路生 大娘,锅我忘了添水,烧烂啦!

大娘 鬼迷心窍,不要出去,大娘去拿东西,啊。

路 生 哎。

〔 大娘下。〕

路 生 (丧气地)唉！我好象——

(唱)六月的青苗冰雹敲，
胶车的轮胎放了炮。

灾难面前好心焦，
这这这……(思索)有了！

猛然心生计一条。

《狸猫换太子》妙妙妙！

〔 婴儿哭声。〕

路 生 (摇头)《二堂舍子》巧巧巧！嗯，对！就是这般主意。(轻手蹑脚，靠近里屋门口，听听动静)村秀睡着了，正是下手的好机会。(挽起衣袖，鬼鬼祟祟地，窜进里屋，悄悄把婴儿抱出，可巧碰响小凳)啊！(捂嘴出门未开门，头撞门上，抱头跑下)

〔 二幕前：

路 生 (抱婴儿，从下场门上，婴儿哭)噢噢噢，不要哭，我把你除放在大路上，你再找一个好妈妈吧，啊。(左顾右盼无人，急把小婴儿放在路旁，急跑，被脚下穴坑陷倒，忙爬起)(念)人走时运马走膘。

倒霉鬼尽走背脊晃，

唉！喝凉水也掺牙。(拐一条腿奔下，少倾)

大 娘 (拎水壶，糖果点心上)

(念)虽是五保户，
人寡身不孤，
家家是亲人，
我把全村护。

〔婴儿哭声。〕

大娘 (发现路旁婴儿) 哟哎哟! 哪家没头鬼, 把孩子放在大路上不管啦。(放下手中东西, 抱起婴儿) 噢噢噢, 不要哭, (拨出看) 啊! 这孩子是我包的呀? 莫非路生他……(少思) 不是他便罢, 要是他, 哼! 我得好好给他个瞎子拉毛驴——不松手! 看你灰小子, 还有啥本事。(抱孩子, 提东西下。)

〔二幕开: 里屋村秀: “路生、路生……我的闺女! ”〕

村秀 (慌张一跌, 跌出门外, 支撑起身子哭叫) 我的闺女! 路生, 我的闺女哪去啦?(神情呆痴) 莫非他真得把闺女搞啦?(唱)

莫非是孩儿出生闭了气?

莫非是一离妈身丧了命?

莫非是闺女她身遭厄运?

可怜我母女未见两分离。

(若有所思地) 不、不, 孩子落地, 还哭的像铃铛似的(苦思) 是他! 准是他把孩子搞啦, 路生, 你还我的闺女!(悲痛地, 身难支撑昏晕倒地)

〔路生, 拉一条拐腿, 扫兴而上。〕

路生 (进门见状, 大惊失色) 村秀! (忙扶起村秀) 村秀, 你醒醒!

村秀 (苏醒) 我的闺女! (见路生, 悲恨交加) 路生你个牲口还我闺女! (悲痛万状又昏了过去)

路生 (束手无策) 呀! 村秀, 快醒来。

村秀 (又苏醒) 你还我闺女, 你你不还我闺女, 我和你拼啦! (一头撞过路生, 又欲昏厥。路生忙搀扶村秀坐下)

路生 呀! 这这这……(踱来踱去, 思无良策) 叫我该怎么办?(丧气地蹲在一边)

村秀 (强打精神) 你说! 把我闺女搞哪去啦?(欲挣扎站起)

无力，路生忙扶坐下）快告诉我！

路 生 （颤抖着）我我我……把她搁在大路上啦。

村 秀 好你个狠心的东西！我去政府控告你！（欲走不能支持）

路 生 村秀、这……这。我把孩子寻回来就是。

村 秀 （唱）

闻听把儿扔路旁，

如雷击顶痛断肠。

你可知十月怀胎苦？

你可知母女情意长？

你可知骨肉分离苦？

你可知嬰儿无罪状？

初生闺女被你害，

重男轻女你不应当。

人说虎毒不食子，

你心如蛇蝎狠如狼。

（神经有些错乱，抓住路生的衣领口）你还我的闺女！

路 生 （连连应声）还，还，我还。

村 秀 （恢复常态）也好！你已决心不要女孩，路生！

路 生 （连连点头应答）哎。

村 秀 你来看我。

路 生 （不敢抬头）……

村 秀 你来看我！

路 生 成天见面，有啥看头？

秀 村 看呀不看？

路 生 （慌忙答应）看、看、看！

村 秀 你看我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路 生 （旁白）哎呀！八成是气疯啦。